

勞動文藝叢書

手套

小說集
劉藝亭等著

勞動出版社

★ 套 手 ★

作者 劉藝亭等

出版
發行
勞動出版社
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

印刷
勞動印刷廠

上海延安東路一三〇號

初版
一九五〇年九月

(1—3000)

校對 汪興素

目 錄

手 套	劉藝亭 (3)
老 楊	羽 揚 (12)
老菸梗子	朱敞園 (21)

手套

劉藝亭

砌好弧熱式煉鋼爐之頂，王文合幹活計戴的手套已磨破了，中午休息時，他到食堂裏吃飯回來就坐在爐頂邊縫補。

李青海從背後過來，拍了他一下。

「往俱樂部下棋呀？」

王文合一回臉：「你不看正忙着！」

「回來縫！——過兩天就發新的啦。」

「都是手掌這面壞，補補頂它一副新的呀！」

「得啦！」

李青海伸手把手套拖過來，王文合站起來就奪，一個不給，兩個人就繞着爐頂轉，王文合追了兩圈也沒抓住他，就急紅了臉：「你再不給就是破壞生產！」

「給你！」李青海「拍」一聲把手套擲過去。

「拿大帽子扣人！過去你找過我沒有？」

「那不是沒事嗎？」王文合彎腰拾手套。

他倆是一個爐前組的，又說笑得來，休息時常一塊到俱樂部去玩，今天李青海碰了釘子，氣惱惱地扭頭就走，王文合忙上前拉住他。

「我說……」

「縫你的吧！」李青海仍扭着半個臉。

「軍事代表不是號召我們節約材料，降低成本？」

「那是說煉鋼！」

「那也是……」

兩個人正在分辯，上班鐘響了，工友們像流水一樣湧進現場來，這呼那叫，紛紛動手幹活，宋師傅走過來吩咐道：「找鋼絲繩吊爐頂！」

王文合應聲去了。

新手套發到手裏，李青海立時把舊的丟到爐坑裏去，他說：「戴新的！」話剛落音，王文合扛着作籠頭（出渣用）的圓木進來了，宋師傅指着凳子上「一副新手套說：「那是你的！」

王文合放下圓木說：「我不領啦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這舊的還能戴一星期。」

李青海拿起那副新手套就送過來：「發就要嘛！」

王文合沒有接，一面伸出兩隻手，叫大家看他那補過的手套，灰糊糊的顏色，明露着幾個補釘，看樣兒確實能戴。

「這大的工廠還在乎你少領一副手套？」李青海手裏擺弄着那副手套說：「多出一滴鋼水值多啦！」

「一副手套不值什麼，可是……」王文合想說一人一副一次就是幾百副，合起

來值多啦。」怕工友們誤解他的意思，話到嘴邊又收住。

宋師傅關切地問着：「不領行嗎？」

「行！」

李青海見人家說什麼也不領，把手套往凳子上一扔，把臉一扭，自言自語地放冷槍：「入團還沒三天，看那勁！」

大家見王文合不領手套，也都不約而同地戴着舊手套工作，只有李青海的兩隻手白得惹眼。

王文合看着李青海那雪白的手套，一想他那副舊的比自己手上的還好，抬石灰時就順便問了問他。

「早扔啦！」

「扔到那兒？」

「爐坑裏！」

王文合沒有再說什麼。望一望那黑洞洞的爐坑。

第二天，王文合一進廠，遠遠地就看見壁報欄前站着一堆人，想道：「新壁報貼出來了？」朝那裏走着又聽見了嚷聲：「就是他！就是他！」更覺莫明其妙。及至走近，看見宋師傅和李青海也在那裏，宋師傅還喊着他：「王文合！你上了大字報啦！」

王文合這時覺察出來是怎麼回事，加上幾十隻眼睛又亂看他，臉一紅就想走開，猛不防被李青海拉住。

「爐前組工友王文合，」宋師傅高聲念着：「響應節約號召，自動縫補手套，延長使用時間，昨日發手套時又自動不領，……」

「跑啦！跑啦！」李青海叫着。

宋師傅隨着大家扭頭一看，王文合順着去煉鋼場的路已走遠了。

王文合來到現場，暗自想道：「……不好好幹算啥主人呢？自己又是青年團員。」接了班，幹活的勁頭更大了，攪拌鋼水，抬材料，樣樣活計不等囑咐就自動

去幹。

值班工程師來看「樣子」他就搶先掌勺，面對着一千幾百度的爐火，從爐裏舀出鋼水來，燒得臉皮生痛，渾身冒汗。勺裏鋼水噴着火光，李青海也搭拉着雙手擠在宋師傅身邊看，倒模子時他猛往後一閃，一不小心，掂着的一隻手套失手落在模子旁邊，立刻被濺出來的鋼水燒了，別人用鐵棍撥拉也沒來得及。

李青海燒了手套，罵這怪那。宋師傅倒問他：「幹活計戴什麼呀？」他噤了半天說：「我下坑找那副舊的去。」

「找？找灰怕也沒處找去！」

「咋？」

「出過兩爐鋼，有一百副也被渣子燒啦。——戴我一隻舊的吧。」

李青海才想吐口，王文合手裏拿着一隻舊手套來了：「我送給你一隻！」

他接過去一瞧，不由地倒出一口氣，臉一直紅到耳根子，宋師傅瞪眼看着，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正當這時，工程師拿着化驗過的鋼塊回來，說再澆一塊看。宋師傅和王文合丟下李青海忙去了，他也馬上去吊爐門。

工程師又拿了「樣子」走後，李青海到那邊去拌鏝砂，宋師傅拉住王文合，問他爲什麼李青海一接手套臉直紅？

「那原是他扔的手套呀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拾上來的？」

「昨天下了班。」

「噢！」

宋師傅笑了笑，看見李青海在那邊抬起頭來往這兒望着。

四

「我不領啦。」

「我也不領啦。」

宋師傅拿着七副手套發不出手去，陪着笑臉給誰誰也不接，鬧了一陣，大家只說給領書去的王文合留下一副。

宋師傅一想李青海燒過手套，就再三問他：「你不領？」

「你看！我這副不滿頂事？」

李青海的手套是補過了，他堅決不領，宋師傅就把剩下的六副送回去了。

趕的真巧，宋師傅頭腳走了，王文合後頭回來，手裏拿着四本高小二冊算術。

李青海遞給他一副新手套。

「新發的？」王文合沒有伸手。

李青海點點頭：「這次我們都沒領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也不領。」

「你上一次沒有領呀！」

王文合說：「我的還能使。」接過手套來找宋師傅去了。宋師傅正在辦公室向李主任報告工友們不領手套的情形，他進去頭一句話說：「宋師傅！把這一副也退回去吧。」

宋師傅一楞，「你還不領？」

「下次和你們一塊領吧。」

王文合把手套放到桌上，回身想走，李主任一把拉住他。

「不要走。我問你：工友們都不領行嗎？」

「行！」王文合看着李主任脫口而出，「過去壞不壞的都領，領了新的就丟了舊的。」

李主任點點頭，思慮着，又說：「那麼今後兩星期一發辦得到？」

「號召一下，辦得到！」王文合斬釘截鐵地回答。

這次發手套，除了宋師傅組完全沒領以外，各組自動交回來的也有一百五十多副，都說：「向王文合學習！」後來，工廠管委會就決議手套由一星期一副改爲兩星期一副，當這項決議傳達下來時，全鋼廠的工友們都熱烈擁護：「王文合這一帶領，一年節約一萬副手套也老鼻子啦！」

老楊

羽揚

抄身制廢除的第二天，老楊從街上買了新帽子和新襪子，興緻勃勃的戴上和穿上了。走到半路，就看見人山人海的工友，擁擠在廠門口，傳來了一陣陣的歌聲和喧嘩聲，樂的老楊三步變成兩步，飛快的奔上去。工友們像蜂一樣的圍攏他，紛紛的向他道喜：「老楊，抄身制廢除了，這麼高興呵！」「老楊，今天打扮得像個新郎官了。」……老楊只是笑，不住的向大家擺手。在旁邊有幾個年青的工友，可傻了眼，大半天才認得是他，連忙從人堆裏把大家撇開。拍着他的肩膀問道：

「老楊，你不是說過，到死不戴帽子，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嗎？」

「老楊，你不是說過，這一輩子再也不穿襪子，要不，黃浦江朝上流嗎？」

「老楊，你怎麼變了？……」

這一問，倒把大家吵鬧的聲音，壓了下去，有的去拿下他的帽子，有的搬起他的大腿，摸摸襪子。的確，帽子很講究，嘩噤的；襪子也很細緻，看貨色，價錢不小。

原來老楊是一個四十三歲的老工友，在工廠裏幹了半輩子，從昨天廢除抄身制起，他突然的變了，變的年輕，變的愉快，平時他的眉毛總是鎖的緊緊的，今天却伸開了；平時他的嘴巴總是合着的，今天却張開了，滿肚子的高興，隱藏在他心裏，喜得他一時話都說不出來，喘了大半天的氣，才慢吞吞的說：

「這有什麼奇怪，還不是和大家一個心眼。」說着他揮起兩只手指着東邊說下去：「今天的太陽，還是從東邊出來，黃浦江的水，還是朝下流，可是我老楊爲什麼要戴帽子，穿襪子呢？是不是我老楊說話不算話，變了卦？不，我老楊決不是那種料子，這都是因爲共產黨，今天我們工友做了主人，我們大家都翻——了——身。」

工友們劈里拍拉的鼓起一陣掌聲，相互的點着頭，上班的鐘聲響了，工友們不約而同的轉了頭，望着廠門口，只見兩扇鐵門開開了，開的那麼寬、那麼大；鐵門上繫着各色各樣的翻身花、自由花；昨晚剪開的彩帶，隨着鐵門向兩邊分去。鐵門上面豎着幾十面紅旗，早晨的太陽，給這些紅色的旗映出一片火樣的紅海；旗在飄，紅光在閃，照耀着四周，照耀着歡欣鼓舞的工友們，照耀着自由幸福的老楊。

幾十年的鎖鍊給他砸斷了，抄身制廢除了，工人當了主人翁，工友們都懂得老楊的意思。他們排着隊、挽着臂膀、邁開整齊步伐、唱着解放歌、向廠裏大踏步奔去。

我爲了要了解老楊不戴帽子、不穿襪子的根底，在午飯的時候，找上了他。下面就是他講的一段故事：

那時在日本人的辰光，當頭腦的全是東洋鬼子，站崗的全是日本兵，個個橫着眼睛、哼着鼻子，把我們工人看成牛馬，要打就打，要罵就罵，我就嚥不下這口氣，看到他們就冒火，恨不得揍死他們。最氣人的是進出門口，要給日本人脫帽點頭，如果不這樣做就罰跪。我想：「這明明是騎在我們頭上，把我們當作奴隸看待。」可是我老楊決不做那甬種。古語說的好：「佛燒一柱香、人爭一口氣。」我就動腦筋，每次進出，都夾在工友當中，低着頭，彎着腰，糊里糊塗的混出混進。可是烏飛都有一個影子，日子久了，他們就慢慢的注意我起來了。有一次下班，在廠裏丟掉了飯盒，等我拿回來，工友們都已經走出大門口了，剩下我孤單單的一個

人。怎麼辦呢？真是船頭上跑馬，走頭無路。當時心一橫，好漢做事，敢做敢當，我把頭俯着，帽簷子蓋住眼睛，一聲不響的向廠門口走去，剛走出去二步，那個站崗的東洋鬼子喊了一聲「站住！」就提着上刺刀的槍，衝到我跟前，接着一個巴掌打過來，罵着：

「媽的屁，爲什麼不脫帽點頭？」當時我眼裏直冒火星，就恨手裏沒刀，要不，非拚他一個你死我活，這時另一個日本兵也跑了過來，兇惡的說道：

「爲什麼不尊重大日本皇軍？」說着也是一個嘴巴，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，用他的那雙皮靴，狠狠的踩了上去。

同志，你說這受得了嗎？我生來沒給人打過嘴巴，一個不算，還加一個，並且帽子又給他們踩在腳底下，真是火上加油，我立即決定不吃這碗飯，揮起拳頭，朝那個日本兵的胸脯就是兩拳，回過頭跑進老百姓的屋子，從後門跑了。一到家，就翻出舊的、新的五頂帽子，點着了火，統統燒的乾乾淨淨。三個月以後，我纔改名進了廠，從此以後，冬天裏刮風下雪，夏天裏雨打太陽晒，我都光着一個頭，我對工友們發誓：要是我老楊再戴帽子，不是娘養的！